

走进硝烟 走向和平

□魏 平



魏巍是一名战士，也是一位诗人。他17岁参加了八路军，终生也没有离开这支革命的军队。他自小喜爱文学，又有着战士的忠诚、勇敢、坚定，也有着诗人的才情、热情和浪漫。

不少人认为魏巍是个战地记者，魏巍自己则说：我做过属于记者的工作，但又没做过正式的记者，不过是个业余记者罢了。

魏巍18岁的时候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喜欢文学，在老诗人柯仲平的影响下，和几个同学一起办了“战歌”墙报，受到学校的注意。毕业的时候，由总政分配做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前方战地记者团”做记者。这个记者团分了四个组，魏巍这个组被派往晋察冀，组长的名字叫做雷烨。1940年在残酷的反“扫荡”中，雷烨光荣牺牲了。他牺牲得很壮烈，是在被敌包围中，将自己的照相机砸碎，胶片烧掉，然后拔枪自尽的。这个组除了雷烨，还有林朗、沈蔚、徐逸人等同志。沈蔚后来当了《冀中导报》的负责人，牺牲在他为之战斗的这块土地上。

魏巍虽然当了记者团的记者，但事实上，并没有做记者的工作。进入晋察冀军区之后，开始在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科当干事，参加《抗敌副刊》的编辑工作。时间不长，因工作需要，主动请求分到了一个老红军团当干事。魏巍多次回忆说：“我的战斗部队的生活应从这时算起”。他和战士们生活、战斗在一起，战斗频繁，行动多，危险大，更加艰苦。在这个红军团队，魏巍深切感受着战士们革命军队的的光荣传统，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着战士们思想和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魏巍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分区去编过小报，被分配到易县水泉村附近的电话站做指导员，调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被派往参战部队随队行动。他时而整日与部队指战员、民兵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战斗；时而活动在敌人“扫荡”受害最重的地区，一个

人奔波在烟火未息的村庄与血迹斑斑的田野之中。他看到敌人“扫荡”过后被大火烧成的废墟，看到裸露在田野里被太阳晒得像烧鸡一样的尸体，听着群众悲愤的哭诉、幸存者讲述惨案的经过。他头上扎个白毛巾，身上穿着紫花布的便衣，和游击队员一起随着部队，向敌人的据点展开进攻。他从未停止写作，他的采访常常是在战前的吃饭、休息时或者就在战壕中进行。

有一次进攻河间沙河桥敌据点时，魏巍在战壕中认识了一个战士，这个战士体格魁伟，性格单纯，就是沙河桥附近的人，很令人喜爱。由于在战前练兵中，他投弹全团第一，被大家戏称为“投弹元帅”。冲锋开始后，他很英勇，可是没冲出多远，就身中数弹扑倒在地。等魏巍上去时，一看倒在地上的他，白衬衣都染红了，已经牺牲了，就止不住流下泪来。战斗最后，战士们在敌炮楼下堆了很多捆秫秸，怒而焚之，烧得这些日本侵略者鬼哭狼嚎。战后魏巍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平原烽火》，其中就有一节写的是“投弹元帅，保卫家乡”。早晨，黄槐花飘落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战死了……/只有农民才有的淳朴的/圆大而温暖的泪珠，/在晨光的明灿里，/散落在他还来不及停止跳动的胸口，/战士的心为群众的泪所温暖了。/……风吹着，/像种子默默地归还大地，/黄槐花又无声地飘落了。(魏巍《黄槐花飘落的时候》)其中的感情纯粹是战士的感情。如在《蝴蝶，你喊起他们吧》一诗中，通过对战地生活的描绘，刻画了革命战士美好的心灵。

在战争激烈的日子里，随着与百姓群众感情的加深，渐渐地，晋察冀的群山和溪流，晋察冀的战士和人民就渗入了魏巍诗的世界。1941年残酷的反“扫荡”中，魏巍几乎每一两天写一首诗，在夜行军中思索，在拂晓宿营中记下。“诗呵，游击去吧，/永远不要叛变”“记清楚，/在这苦战的年代，/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魏巍《诗，游击去吧》)

魏巍说，我就是在小司号员这个年龄，走向了人民，走向了生活，走向了党，走向了诗。这些诗，不过是小司号员年轻的号音，但却和人民一起，和他强大的伙伴们一起走过了自己的道路。

解放战争，看到胜利的曙光，魏巍唱到：春风快乐地送起了秋千，/秋千舞动如花枝一般；/连赶车的行人也停住脚步，/连和暖的太阳也微笑不前。/老大伯呵，/不要尽捻着白须微笑，/请告诉我：/谁家幸福的儿女打起秋千？/……锣鼓声落，远处有隐隐的炮声响起，/哦，炮火中的战士们，/自然，你知道：/这是谁家的儿女打起秋千！（魏巍《秋千歌辞》）

1949年，新中国诞生，魏巍29岁，从野

战部队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战士们编写语文教材。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总政治部准备派一个小组赴朝鲜，具体任务是了解美军战俘的思想情况，以便知己知彼，开展对敌政治攻势。魏巍得知后主动请缨。同行有新华社的顾问、英国共产党伦敦区的书记夏庇若同志，他自称是英国人民志愿军，还有一位是新华社的陈龙处长。

12月，魏巍辞别家人，迎着风雪，向隆隆炮声中的朝鲜进发了。

在战俘营，魏巍接触了许多美军官兵。他说，这些美国兵多数表现出极大的厌战情绪，不少人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打过德国，打过日本，本想歇歇了，不知道为什么又跑来打朝鲜。但不管立场如何，这些俘虏都真切地感到遇到了世界上最难对付、最不怕死的军队。

任务完成后，魏巍给总政写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本可以回国了，但大家都很高兴上前线部队去看看。经上级同意，他们进入汉城并抵汉江南岸。

美军有着强大的空中优势，路被炸得不成样子。白天飞机没完没了地倾泻炸弹，根本不能行车，只能昼伏夜行。陌生的国土、漆黑的山路，上前线可谓难上加难。

前方战士真刀真枪地厮杀，后方既要支援前线，还要防特防奸。南朝鲜的特务利用同族同语言的优势，散落民间，魏巍一行的吉普车遭到了他们的暗算。山头的公安部队放枪提醒，他们才发现汽车尾部燃起了火，赶紧下车扑灭。

空军刚刚组建，高炮部队有限，为了减少损失，中朝双方派人专事防空报警，类似当年抗日时消息树。山头、高地，处处布下监视哨，一旦敌机空袭，便鸣枪示警，部队、车辆立即分散、掩蔽，这是活雷达。

吉普车摸着黑走了好远，有一段没有看到防空哨了，心中疑惑，大家议论起来。想起曾在路边看见一段长长的草绳，那莫不是敌我分界线？立即掉头回走。回到那里，发现是英文路标。“英国志愿军”夏庇若大显身手，说前方是美军阵地！好悬，差点当了美军俘虏。魏巍几个人非常庆幸：亏了早顿悟，否则，还没有上战场就当俘虏了。

车过汉江时，桥被炸得不见踪影，要想过江，只能在浮冰上通过，冰上已经有隐隐裂纹。过，还是退，魏巍几人没有犹豫，让战士开足马力冲了过去。战士非常勇敢，车怒吼着冲上冰面，冰被压得叭叭乱响。江水从冰缝中涌出来，车后卷起老高的浪花，冲上对岸，几个人望着那几道巨大的冰缝，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



东摸西行，一行人终于在汉江南岸找到了师指挥所，亲人相见，分外亲热。

魏巍说，夏庇若这位英国老兄很风趣，爱开玩笑，不管晚上睡在哪，即便是草棚里，他也要换上睡衣，这恐怕也算东西方生活的差别之一吧。而后，夏庇若他们回国，魏巍则留了下来，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三个月。

三个月，魏巍每一天都被感动着。他看到了丹东被轰炸的城市，看到了朝鲜的焦土和废墟，看到朝鲜天寒地冻极其恶劣的天气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飞机的狂妄滥炸，我们运输线被封锁，战士们少衣少食，看到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悬殊，多少战士在成吨炸弹的爆炸声中耳朵被震聋，但战士们仍然以血肉之躯，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与敌人进行殊死较量，他们是绝不后退的。魏巍说：志愿军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比起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伤员随队作战的人数比住院治疗的还要多，这在战争历史上并不多见。魏巍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战士的英雄气魄、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感人，内心感情的长期积累使“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这一词语从他心里蹦了出来。他当即把这个题目记在笔记本上：“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无数次地想，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这样英勇，硬是不怕死呢？这种高度英雄气概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踏着被炮弹深翻的阵地，抵达最前线，采访了许多部队、许多岗位的战士，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于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在这一基础上，人人都争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感。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的动力。

魏巍的灵魂和战士们灵魂相通，他的赤子之心感受着战士们赤子之心。魏巍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坐在我身边的这些战士，身上披满了灰尘，有的军衣上还有被燃烧弹烧着的痕迹。但他们并不骄矜，而是谦虚地注视着我。看着战士淳朴的面庞，听着他们谦逊的话语，魏巍说：“他们有功不居功，是因为他们把英勇战斗看作是自己的本分，把视死如归看作是战士的道德规范，把流血牺牲看作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多么宝贵的品质啊。”他急于要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地英勇，是怎样地顽强，为了我们眼前这平平常常的一切，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在朝鲜用干焦的嘴吃雪就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蹲防空洞就是为了祖国的人民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告诉祖国的人民：这些战士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这一温馨的词语被魏巍赋予了战士的浩然正气。

这篇通讯送到人民日报社，邓拓同志说他看后十分激动，“好几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好文章了”，决定为这篇文章破例。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魏巍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打动了祖国人民的心，引起强烈共鸣，全国掀起支援抗美援朝的高潮。自此，人民给予了英雄们一个崇高而亲切的称呼：“最可爱的人”。战士们读了这篇文章，感到心中有力量在升腾，他们要得起“最可爱的人”这一称号。“最可爱的人”这一词语教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去奋斗、奉献。

魏巍从18岁走入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四次战争。但他对幸福的生活无限向往，人民能够幸福而安宁地生活、愉快地工作是他心中一幅美好的画卷。

2000年，80岁的魏巍又来到鸭绿江边，感慨道：“你那碧盈盈的江水，在孩子们的钓鱼竿下安静地流去。锦江山上半山红枫，半山金黄。你的秋光是多么的明艳啊！碧空里传来一阵阵的鸽哨，比好听的笛声还要悠扬。江上的白鸥在绿波上怡然自得地飞翔。对岸新义州的烟囱，安详地冒着烟，和丹东市像姐妹一样地应合着。”

他又写到：如果不是当年血与火的斗争，如果不是无数英雄的鲜血，怎么会带来眼前这一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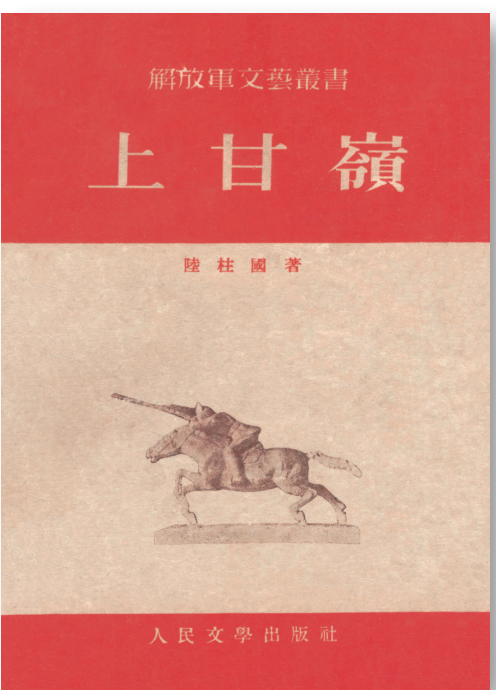
历史真实的艺术表达

□张 蕊

1952年11月25日，在距离上甘岭阵地只有200米的废弃碉堡中，作家陆柱国完成了中篇小说《上甘岭》的创作。陆柱国采用在战场上边看、边听、边写的创作方式，赋予了这部作品极尽真实的特性。他以真实为基底，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志愿军战士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以及作为英雄的一面，从中窥探“上甘岭精神”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

小说《上甘岭》是以上甘岭战役的真实进程为基本结构方式组织全篇。在小说开篇，陆柱国别具匠心地从志愿军战士们在坑道中的日常生活切入，将普通的日常生活嵌套进极端的战争环境，描绘出一幅奇特的“极端中的日常”环境景象，形成了小说《上甘岭》中战场环境的一个独特层次。从表面上看，《上甘岭》“极端中的日常”与普通日常十分相似：坑道“门口”贴着以“阵地为家”为横批的对联，连长张文贵每天早晨醒来都要走出“家”门看看远处朝鲜的景致，战士们闲来无聊在“家”里打扑克消遣嬉闹。然而实际上，在此时，敌人的轰炸早已是常态。陆柱国用这样一个场景简练干脆地表明，这是“极端中的日常”而非普通日常：连长张文贵站在坑道外观赏景致时，一只灰色的山雀落在被炮弹炸断了的树枝上，然而，随着敌人四发炮弹同时在不远处的营部附近落下，山雀颤抖着飞走，张文贵倍感惋惜地盯着山雀，直至它消失不见，才淡定地掸掉落在身上的灰土。炮弹落下时，人下意识的生理反应应该是躲避，然而在敌人每日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张文贵的反应已经超越了生理本能，躲避炮弹变得远不如观看山雀重要。抛开头顶随时有轰炸的威胁，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中生活，看不见任何日常事物，甚至难辨白昼与黑夜，无论如何也构不成普通日常。这里写出了志愿军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黑暗残酷的战争环境底色染上一抹温馨惬意的日常生活亮色，也奠定了全篇的革命乐观主义基调。

同时，在仿日常生活的展示中，作家抛却极端战争环境的威胁与束缚，更加自如地展现



志愿军战士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展示其各自的性格特征。比如，战场上挥斥方遒的连长张文贵平日里总是显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爱抽烟、爱打扑克的刘才学是个总说俏皮话的“小顽皮”，机枪射手林茂田容易发脾气、爱大声嚷嚷，二排长宋占方性格腴腆向来不爱说话。在《上甘岭》这样以歌颂英雄为主题的中篇小说中，志愿军战士们作为普通人的个性，很难在惨烈的战斗场面中找到时间和空间进行客观的、充分的展现，而在陆柱国精心安排的开篇仿日常生活场面中却能够被顺理成章地赋予。可见，环境空间的拓展也提高了作品在人物刻画方面的艺术性，让英雄人物们更加鲜活生动。

紧接仿日常生活场面的是战斗第一阶段中的表面阵地争夺战描写，着重突出了徐成彬舍身当枪架和宋占方舍身堵枪口这两项英勇事迹，将战争环境残酷底色中迸发的英雄主义精

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徐成彬舍身当枪架的事迹发生在敌人进攻下的自卫战斗当中。在敌人多种炮弹的超密集攻击下，我方表面阵地全是厚厚的虚土，林茂田的机枪根本无法在战场上架起来，一筹莫展之际，已经断了一条腿的徐成彬爬到林茂田身边，主动要求给他当枪架。要知道，重机枪连续射击时，剧烈的震动和持续的高温都是人类肌体难以承受的。更何况，躺在机枪下的徐成彬还要同时掷手榴弹。最终，他不堪重负英勇牺牲。宋占方舍身堵枪口的英雄事迹是在表面阵地丢失后我方发起反攻的时候发生的，人物原型是黄继光。在反击战中，敌人在山顶的碉堡中对我方冲锋的战士们不间断射击，各种炮火都难以打掉这一碉堡，冲锋受阻。宋占方一寸一寸地冲着敌人的碉堡爬去，身上不知负了多少处伤之后，终于爬到碉堡前投下手雷。敌人的碉堡哑了片刻之后，一架重机枪突然又开始射击。原本再往前爬一步都困难的宋占方，硬是一跃而起，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口。在残酷的极端战争环境中，最容易激发出人类对立的情感，爱与恨，求生本能或自我牺牲。战斗越激烈，战士们对敌人的恨、对党和国家的爱就越强烈，他们战胜求生本能、选择自我牺牲的英勇事迹就越感人肺腑。在这一环境层次中，着力展现的是超越了人类本性的崇高英雄主义精神。

极端环境展现之后，陆柱国重点构建了“极端中的极端”环境景象。这时，表面阵地争夺战告一段落，退守坑道的部队，有四个连的番号，却只剩下不到三十个人。这三十个人接到的上级任务是，守住坑道、长期坚持，以作志愿军展开最后反击的基地。之所以说这时的环境是“极端中的极端”，是因为这三十个坚守坑道的志愿军战士，面临的是表面阵地连綿落下敌军炮弹、坑道口接二连三被火焰喷射器和硫磺弹侵扰、坑道中已经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储备水的境地，犹如身处饿虎之蹊。随着时间的流逝，缺水问题愈发严重，“渴得要死的同志们不得不用干枯的舌头去舐那墙壁上的水滴和湿泥。这时候想喝水，也没有人能够撒出尿来。”这一环境层次，远比起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战争场面

残酷数倍，这时候考验的不是面对可怕敌人有没有勇于牺牲的爆发力，而是面对生的可能，有没有愿意为他人心甘情愿舍弃的勇气，以及面对困死的威胁，有没有坚守坑道决不放弃的意志力，这是对人性终极考验。

困守坑道之初，尚有半瓶牙膏以供缓解焦渴，战士们把这半瓶牙膏全部让给了伤员。随后，缺水问题日益严重，战士们被迫绝食，陆柱国选择“走出去”和“送进来”两种与绝境抗争的方式彰显战士们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与舍己为人的大无畏精神。走出去，是通讯员王继保和战士刘才学要去废弃坑道中为渴得要死的同志们抢水，他们去时和回时都要背着大油桶穿过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这是一趟大概率会牺牲生命的冒险行动。出发之前，王继保将自己挂包中的两包烟丝托付给连长，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刚爬出坑道不久，王继保的腿部就因敌人机枪扫射受伤，但是想到坑道里那些渴得要死的同志们，他坚持爬到了废弃坑道装满水，却在回来的路上中弹牺牲了。送进来，是师部运输班的战士们要爬到坑道为饥渴的战士们运送萝卜和苹果。运输班的战士们每运送一趟，都有多一半的人员伤亡，这同样是一项用我的死换取战友的生的艰难任务。运输班的英雄王永福，在成功运送过去一麻袋萝卜之后，多次往返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蹚出来的运输线，等于每一次都是在穿越生死线。在“极端中的极端”坚守坑道环境中，无论是坚守的战士还是运送物资的战士，他们要做的是拼命活下去。这样的任务，和表面争夺战中舍身堵枪口等英勇就义行为相比，似乎少了一些爆发力和感染力。黄继光舍身堵枪口的事迹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穿越生死线运送萝卜的真实人物原型名叫宋德兴。宋德兴的行为同黄继光的行为一样英勇，甚至还需要更加坚韧的意志力。在“极端中的极端”环境中保卫坑道的战士们，共同构筑出上甘岭精神中意志坚



定、坚守使命的一面。

总反击的发生，意味着我方已经占据战略优势，即将迎来战斗的胜利。在对这一阶段的刻画中，作者延续了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叙述方式，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这一阶段，战斗仍在继续，但由于有了多方部队的协助，激烈程度、残酷程度远比不上之前，所以作者略写了这一原本耗时间最长的部分，避免破坏激烈战争环境底色下多层次环境刻画所构筑的上甘岭精神。

小说《上甘岭》是一部基于真实、追求真实，并以歌颂英雄、歌颂上甘岭精神为目标的作品。正如陆柱国在创作小说之前所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在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这场仗的。”从作者的这一创作初衷来看，小说《上甘岭》无疑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完美展现出了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写清了他们是在极端残酷以及比极端残酷还要残酷的条件下，为了世界和平的信仰在打仗，是依靠自始至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们人类本性的英雄主义精神、坚守使命的大无畏精神打赢了这场战争。这篇凝聚着志愿军战士们鲜血和精神的小说，也同时凝聚着作者的泪水，是他一边目睹着上甘岭战役的惨烈状况一边含着眼泪写就的。我们不能忘记，是这些有着坚定不移革命精神的前辈们，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和平环境。